

我国古代寺院藏书简论

许 磊

一、寺院藏书的历史

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佛教藏书的兴起阶段。汉地佛教在西汉哀帝元年（公元前 2 年）传入中国，《浮屠经》是第一部成文的汉译佛经。东汉明帝永平十一年（68），汉明帝在洛阳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马寺，佛教寺院藏书便随即产生。那时白马寺等寺院已有藏书形态出现，并具备了一定数量的藏书，相传《四十二章经》流入中国后，便收藏在兰台石室。经藏的建立盛行于梁代。由于历代统治者大力实行扶持佛教政策，专门设立僧官制度，置专地皮藏佛教典籍，所以，寺院藏书事业发展迅速，特别是在东晋时期，我国南方已形成了庐山东林寺和建康道场寺两大寺院藏书中心，并产生了专门的佛典目录——《众经目录》和《综理众经目录》。汉至魏晋南北朝是佛教的吸收时期，“在这一时期里，佛教徒的贡献，主要是翻译经典，其次才是阐发义理”。^①

隋唐时期是寺院藏书的极盛时期。当时，寺院林立，佛经如山，名僧辈出，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宗派。寺院藏书无论是藏书的数量，还是藏书的品种和规模，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明代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卷二《经籍会通二》中曰：“凡释氏之书，始于汉，盛于梁，极于隋唐。”隋唐继承了汉

以来所译各种佛教典籍，包括佛经和中外人士的佛教著述。

隋唐时期，凡是寺院都或多或少收藏有官写及民间所抄的佛经典籍，其经藏主体是手写大藏，另外还藏有少量雕版印刷的佛经。寺院藏书的质量及数量受到寺院地位、规模大小、住院主持身份高低等因素的影响。像唐庐山东林寺这样的大寺院藏有丰富的中土译经及章疏，总量往往在万卷以上。一般寺院经藏也在四、五千卷以上，如唐香山寺曾修经藏室，收藏新旧大小乘经律论集，共 5270 卷，分作六藏，分别管理。

隋唐时期，除寺院藏经外，皇家藏经也是佛经收藏的重要组成部分。皇家经藏不仅数量大，而且写经质量高，同时有专人管理，甚或编制目录。如敬爱寺藏书主要是新旧各种典籍，如“写旧经论七百四十一部，二千七百三十一卷；又写大唐三藏法师新译经论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合新旧八百一十六部，四千六十六卷入藏。其古来有目而无本者，合三百八十二部，七百二十五卷”。^②

宋、辽、金、西夏、元数代的统治者都非常注重对佛教的扶持，故这一时期的寺院藏书虽不及隋唐之盛，但也比较发达。其主要特色表现在二方面：一是所藏经典首次以雕版印刷品为主；二是首次采用了千字文的编次顺序组织佛教藏书。

这一时期，大的寺院往往藏书达万卷左右，藏书内容绝大多数为佛教经卷，但也有一少部分为历朝君主所赐的御书、御札和僧人所作的语录及诗词、散文等。所藏经典在装帧形式及汇编方式上发生了重要变化，即除了唐至五代所刻的单张零卷的佛经外，出现了全部大藏经的雕版印刷品。将几百种或上千种经书汇刻在一起，成为一部佛教丛书，当首推北宋开宝年间的蜀刻，《开宝藏》的雕版格式为以后雕造的大藏经所遵循，成为定式。

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寺院藏书的持续发展时期。明清时期的寺院藏书沿袭唐宋以来的传统，藏书内容仍以《大藏经》为主，但

在寺院和道观藏书的藏书楼建设及图书管理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明清时期，一般著名大佛寺所收藏的是明朝的正续《北藏》和清朝的《乾隆藏》。因为，明清两代皇帝每以御刻藏经颁赐名寺，受赐各寺必因之建藏经阁，立赐藏经碑于阁前。明代共御刻藏三次，清代只御刻大藏经一种。《乾隆藏》是中国最后一部木刻版汉文大藏经，现存于北京智化寺。

明清时期，一般寺院收藏的重点是私版大藏经——《径山藏》，又称《嘉兴藏》。该经从明刻至清，历时近一百年。此藏以前的大藏经，不是卷子本，就是经折本，此藏则为方册本，为以后刻经改为方册本开了先河。由于卖价比较便宜，携带、阅读比较方便，所以流传很广，成为一般寺院收藏的重点。

明清时期，寺院经藏管理开始趋向制度化、规范化，并取得了显著成绩。如，清嘉庆十四年、嘉庆十八年，著名学者阮元曾分别为杭州灵隐寺和镇江焦山寺撰写了《书藏条例》，分别就藏经的入藏、架位分号、印钤、查检方法、管理人员、阅读规则等问题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因其行之有效，为以后许多寺院所采纳。

二、佛教寺院藏书及管理的特点

寺院藏书以佛教经典为主，辅之以善男信女抄写和印造，以及文人墨客在寺院的藏书。其中90%以上的是佛教图书，非佛教图书的比例在10%以内。其藏书来源主要有官颁、捐赠、自购和自抄自印。寺院所藏佛教图书俗称“内典”，类型多种多样，大致有：大藏、大藏之外的单本译经、大藏之外的中国僧人撰著、疑伪经、宣教通俗文书、一般寺院文书、其他文字佛教典籍等等。

寺院所收藏的非佛教图书，在佛教界通常被称为“外典”、“世学”、“非佛书”等，大致有世间常见的经、史、子、集四部书，包括医书、志书、字书、阴阳、法书、蒙学著作、通俗读物、道

教等其他宗教图书、僧人自著的诗文等非佛教著述，还有普通经济文书、年谱、家谱等。

寺院藏书的发展产生了不同于汉文儒家经史范畴的分类体系。寺院佛藏分类制度经过历代不断地探索研究，在唐朝已趋于完善、成熟。在汉文大藏经的编纂及管理过程中，历代众僧采取的分类标准是不一致的，有的是双重标准，有的是多重标准，甚至是在同一分类层次上，所设立的分类标准也不统一。这样就很难将藏经的结构体系科学化、系统化。智升《开元释教录》的出现，标志着汉文大藏经分类结构体系化探索过程的结束。

《开元录》纠正了过去多方位标准的做法，除了“贤圣集传录”之外，基本上贯彻了以经典本身的内容特征来决定它的归属的分类方法。这种方法根据佛教典籍本身所反映的知识内容和思想倾向，分门别类地把它们组成一个有内存逻辑联系的完整体系。它将同一思想内容的经典集中在一起，内容与性质相近的经典排在相近的位置上。这样便有利于系统地揭示这些经典本身最本质的属性和内容上的相互联系。这样编成的大藏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佛教的全貌，既便于人们从整体上去把握佛教，也便于人们触类旁通，认识某一种经典在整个佛教中的地位。

佛藏帙号的采用。随着佛经数量的增多，各寺院为便于藏经管理，曾采用过经名标志法、经名帙号法、定格存贮法，吐蕃统治时期敦煌地区还有偈颂帙号法等编号方式，最后成为定式的是千字文帙号。

早在汉文大藏经的写本时代，《千字文》就被用作藏经的帙号。具体做法是：将全藏经典依其结构体系依次排列好，然后以卷为单位，按篇幅多少合帙，一般每帙约 100 张到 200 张左右，大体是 10 卷经。遇到一些篇幅较短的经，每帙也可能达 20 多卷经。然后用竹制、布制或锦制的帙皮把它们包裹起来。合帙以后，按帙的先后顺序与《千字文》逐一配置，每帙给一个千字文号，然后

把这个千字文帙号写在帙皮上。《开宝藏》等刻本藏经承袭了写本藏经的成例，为了使所刻各版片不错乱，他们还将千字文帙号刻在每卷经的卷首、卷末及每版的版首或中缝处。佛经由卷轴式演变为折迭式后，帙皮被废弃，全部改用函式书套，帙号即写在书函上。

采用《千字文》作帙号后，有序的千字文帙号便将数千卷佛典组织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只要对佛典的结构体系稍有了解，便可凭帙号大体判断出该帙在藏经中的位置，从而大体判断它的内容。如果再配有一本标著千字文帙号的随架目录，则检索、查阅、整理佛藏就非常方便了。所以，有的学者曾评价千字文帙号“是我国现存最古的排架号。那时候，排架号和索书号是统一的，这种千字文的编号也可以说是我国最古的索书号。从这些特征，可以极清楚地认识到在第八世纪初叶，我国图书馆在藏书和取书上的技术水平，已经达到了的程度”。^③因此，该帙号被发明后，历代沿用不衰，达千年之久。

4. 中国汉传佛教寺院藏书还有一个重大特点，即典藏在“藏经阁”中的大藏经等藏书，是作为佛教“三宝”之一的“法宝”的一部分来“供养”的，一般不供通常性质的阅读使用。即使在阁中阅览和抄录，也是怀着极为虔诚的心态，在信徒心目中起着特殊的作用。如，有的寺院采用将一整套大藏经中的各经，或按经名或分函分册“供养”的方式，号召居士等长期供养。这样供养起来的经典，就更不能供应一般性质的阅览了。

5. 佛经目录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东汉至南北朝时期，是我国佛经汉译的第一个高潮期，新的佛经译本不断出现。但皇室典藏部门往往把佛经作为一种特藏，另外度藏并单独编目。有少量的佛经进入外典书籍的库藏，也另作一种“佛经书簿”以登记之。后来，则在子部中设立“释教”一类，但并不全收内典，只是就编者所接触到的，或认为重要的，酌量采择一部分收入。这种做法

影响极为深远，通贯到清代，各种外典书目中，对佛经都是点缀性的登记。这只能使佛教徒自行编制专门性、专业性极强的各种佛经目录。

隋唐时期佛教目录特别兴盛，达到了佛教的顶峰。据姚名达的《中国目录学史》中《中国历代佛教目录所知表》统计，仅隋代就有佛经目录6部，其中《大隋众经录目》、《隋仁寿年内典录》所收经典共4366部，10089卷；《开皇三宝录》收藏6417部。唐朝有佛经目录16部，其中有收藏数据的有8部，共计19713部，46748卷。这些体制齐全、内容丰富的佛经目录对后世的目录学研究、图书典籍版本校勘都起了很大作用。

唐朝智升编撰的《开元释教录》是历代佛经目录中编得最好的一部。其分类法则，成为后世经录和《大藏经》相沿的规式。《开元释教录》著录当时已经流传的佛经5048卷，并用梁周兴嗣撰的《千字文》编号，每字一函（又称一帙），每函约收佛经10卷。《千字文》自“天”字至“英”字，共480字，每字一函，合480函。

三、部分寺院藏书

佛教典籍传入中国以后，中土僧人除了翻译外还独立进行著述、研究，但佛教传播的主要特色是普及性。佛教经典的传布，在佛教的推广上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佛典收藏又是佛教推广的基础。佛典传布决定性的因素是要有佛教经典，所以收藏佛典是佛寺的一项重要事业。历代寺院的藏书必定浩瀚无垠，但由绝大多数寺院数遭回禄，记载阙如，所收文献无从详考，殊为遗憾。在此仅就笔者资料所及略述一二。

1. 化成寺 位于安徽九华山，建于唐朝至德年间。藏有万历帝圣旨一道和御赐《涅槃经》一部，装帙精美，保存完好。据说，目前此经在国内只有两部，是稀有的文物。此外，还有玄烨皇帝

于康熙四十四年写的“九华圣境”御书；弘历皇帝写的“佛陀普救”御书及宋徽宗、苏东坡、唐寅、文征明、丁云鹏等著名书画家的书画墨宝等。

化成寺前神光岭上的肉身宝殿藏有唐、明、清历代皇帝赐给九华山的玉印、谕书、历代名人字画、一枚直径约5公分桃形菩提叶上的一尊观音像、无瑕和尚刺舌血写就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共80册，费时28年，笔画刚劲，字体清秀。此外，塔内还收藏有梵文书写的贝叶经，是印度大诗人迦黎达沙的作品，已有二千多年历史。

2. 法源寺 位于北京广安门内，建于唐贞观十九年(645)。寺内藏有历代法源寺的石刻文物，其中有唐《无垢净光宝塔颂》、《燕京大悯忠寺观音地舍利函记》等碑刻。唐、五代写经、宋版开宝藏、思溪藏、碛砂藏、元代普宁藏、明代南藏、北藏、喜兴藏及清代龙藏、北藏和嘉兴藏，还有传世惟一残本武林藏，以及西夏文经、回鹘文经、傣文经、藏文经、蒙文经等少数民族文字的经典和一些善本经书，是我国珍藏佛经最多、版本最珍贵的寺庙之一。

3. 云居寺 坐落于北京西郊房山境内，是隋唐以来的佛教胜地。启建时间一说始自北齐(550—557)，一说始自隋大业年间(605—618)。寺内藏有两件珍奇宝藏，一是佛舍利，二是石版经。为使佛经刻石收藏，留传后世，历代寺院主持都相继刻经，至明末始告结束，前后历时近千年，刻经千余部，3400多卷，经版10082方，分藏于石经山藏经洞和云居寺南塔下的藏经穴内。现存有1.4万余块，1200余卷写经刻本，证实了辽石经就是《契丹经》的刻本，实为“国之重宝”。这些石经仅少数重叠压断，一般字迹很清晰，是我国古代金石文物和碑刻艺术的灿烂明珠。

房山石经是世界宝贵的文化遗产，对我国古代社会史、佛教史的研究有重大价值。从石经中可以看出我国书法风格的变迁和

文字的演变；许多经文后附的题记是研究历代政治、经济、文化和风俗习惯的宝贵资料，也是判断佛教历史发展的最可靠的实物见证。

4. 柏林寺 位于北京东城区内，建于元代至正七年（1347），清代空前兴盛。寺内曾收藏我国惟一幸存的新制龙藏经版。龙藏指清朝御制镌刻的佛学大丛书。其中收录了元、明、清三朝著名高僧及佛学研究著作，有很多为史书所不记载的史料，都可以从这里探源溯流，找到答案。龙藏不仅是佛学研究的宝藏，也是文、史、哲、艺术、翻译研究的宝藏。这部龙藏刻于清雍正十一年（1733），成于乾隆三年（1738），材料全部选用上等梨木，共 7167 卷，成经版 78230 块。刀法洗练，字体深厚端秀。由于印刷不过 200 部，因此至今字口锋棱俱在，完整如新。

5. 雍和宫 坐落于北京安定门内，是一座皇宫式的喇嘛庙，原是清代雍正皇帝当太子时的府邸，乾隆九年（1744）改为喇嘛庙，是我国内地最大的藏传佛教寺庙。法轮殿内存有大藏经 108 部、续大藏经 207 部以及两部金字藏文经《大白伞盖仪轨经》和《药师经》。

6. 妙应寺 位于北京阜城门内，辽道宗寿昌年间，曾在此建过一座供奉佛舍利的塔，塔身内藏有《无垢净光》等陀罗尼经 5 部。妙应寺建于元世祖至元八年，历时 8 年完工。明清历代均有修整。乾隆十八年，寺内收藏有大量珍贵文物，其中有 724 函的龙藏新版《大藏经》及乾隆手书等。

7. 觉生寺 又名大钟寺，位于北京海淀区，建成于清雍正十二年。大钟楼内悬挂的永乐大钟，号称“世界钟王”，是明代永乐年间铸造的。钟内外共铸阳文楷书佛教经咒 16 种，梵文咒语 100 种，共 230184 字，无一字遗漏。经文主要是朱棣在永乐十五年御制的《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神僧名经》，此经几乎全部是佛、菩萨、神僧的名号，钟上仅铸此经前 20 卷，就达十三万七千字。经

文字体婉丽典雅，是明初馆阁书法艺术的代表作。

8. 崇善寺 位于山西太原市东南隅，创建于唐朝。初名为白马寺，后改为延寿寺、宗善寺，明代又改为崇善寺。该寺为中国现代著名的佛教经藏收藏地之一，内藏宋、元、明等古版经书达3万余卷，且大部分为木刻书法珍品。其中包括宋版《鼓山藏》、《碛砂藏》；元版《普宁藏》和明版《南藏》、《北藏》。寺内还藏有相传为明版的泥金血书《大方广佛华严经》，为劫后仅存的孤本。另外，寺内还藏有明、清、民国各时期碑记11块。

明朝崇善寺大雄宝殿外的长廊上，原绘有84幅《释迦世尊应化示》及53幅《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壁画，但俱已于清朝焚寺时毁灭。幸而早在明朝成化年间，有画师依原画精心临摹成137幅绢画，留存至今，虽历经五百余年，仍鲜艳如初，加上纸骨绢面，装帧考究，后世以“宝石画”称之。该画册为崇善寺镇寺之宝，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文物。

9. 乌素图召 位于呼和浩特市西北大青山南歧下的西乌素图村。为一寺院建筑群，相继建成于明清两代。法禧寺内藏有罗布桑旺扎勒整理的西藏喇嘛所著的《松希堪巴著经》经版3455块。这是从西藏传到内蒙的一部珍贵经版，它的经文用藏文刻成，内容包括经、律、论、医、数五个方面。其中医学、数学为其精华，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乌素图召几代活佛都有很高的医术，与此经版有密切关系。

10. 拉卜楞寺 位于甘肃省夏河县，始建于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寺内藏经楼内保存有经文、藏语文法、藏史、哲学、医学、历法、音乐、美术等6500部书。另有7万余块、200多卷大藏经木刻印版，这是全国仅有的四个经版皮藏所在之一。

11. 张掖大佛寺 位于甘肃张掖市西南，因寺内有中国最大的室内卧佛涅槃像而得名。寺院始建于西夏永安元年(1098)，为全国现存惟一的西夏党项族佛教大寺院，是当时陇西最著名的佛

教寺院，又名迦叶如来寺、宝觉寺，又称大佛寺。藏经阁内藏有大批篇目浩繁内容极为齐全的佛教典籍，总数达 6700 多卷。其中，最重要的有明英宗颁赐的《大明三藏圣教 北藏》636 函，计 6361 卷，用《千字文》编号，连同皇帝敕书及原有目录一起被分别存放在十个巨大的藏经橱内。据目前所知，当年在北京印刷此经的木雕版大部分已不复存在，因而张掖大佛寺的这批佛经，已经成为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明代绝版《北藏经》。该经全部采用手写汉文木雕印刷，不仅书法隽秀、刀工精美，而且图文并茂，装帧工艺高超，是不可多得的佛教艺术珍宝。寺院大佛殿内四壁绘有珍贵的《西游记》和《山海经》壁画。

12. 少林寺 位于河南登封县少室山，相传是佛教禅宗和少林派拳术的发源地。创建于北魏太和年间。寺内曾藏有元、明、清三代大藏经，及少林拳谱秘笈、明大藏经铜版，清《少林寺志》木版，达摩面壁影石等。军阀混战期间，悉毁于火厄。重建后的法堂，东西两壁经柜贮《中华大藏经》、《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高丽大藏经》及佛教、少林武术等典籍。少林寺碑石为我国书法艺术的宝库。其中有北齐武平六年《少林寺碑》、唐永淳二年《大唐天后御制诗书碑》（王知敬书）、宋宣和四年《面壁之塔》（蔡京书）、宋《第一山》（米芾书），元皇庆元年《裕公碑》（赵孟頫书）、元至正十四年《淳拙才禅师道行碑》、明万历三十七年《少林禅师道公碑》（董其昌书）等名碑。塔志，也是少林寺的镇寺之宝。塔林现存自隋以来各代墓塔共 232 座，它们不仅是研究我国古代砖石建筑、书法、雕刻的艺术宝库，还是研究我国古代佛教史、少林寺史的珍贵历史资料。尤其是元、明两朝墓塔及铭文资料，对于元、明两朝禅宗史学术研究非常珍贵。

13. 兴教寺 位于陕西长安县，建于唐总章二年（669），藏经楼中内存《藏经》、《续藏经》、《大藏经》等经书达万卷，还收藏有梵文贝叶经等珍贵文献。

14. 文殊院 位于成都市，建于南朝。寺内藏有唐代日本鑒金经简，宋代绣像《金刚经》，明崇祯皇帝田妃绣制的千佛袈裟，清川陕总督杨遇春之女抽发绣月观音像和挑纱文殊像，及明代《南藏经》、清代《龙藏》、日本的《大藏经》和印度梵文贝叶经，清代杨光圻用蝇头小楷写成的“金刚经宝塔”，以及清代破山、丈雪二高僧的书法，碧眼、竹禅的绘画等艺术珍品。

15. 祥符寺 位于四川绵竹城，始建于唐朝元和年间，寺内珍藏的原本《大藏经》和历代著名文人留下的大量诗咏墨宝为寺中之宝。原本《大藏经》为日本昭和年间所印，为我国庙藏一绝。这套书我国共有四部，其他三部或荡然无存，或残缺不全，只有该寺的这一部保存齐全。全书共 80 卷，装订很精致，每篇页码四周全以金粉末粉刷。历代文人学士在寺内留下了不少诗词书画，如神笔张三丰、李调元、沙园大和尚、张大千、赵朴初、郭沫若，高僧贯一、印铨、太虚、定慧、能海等都留下墨宝。

16. 光福寺 位于四川西昌市东南的泸山上。创建于唐贞观十五年（641）。寺内保存有百余道国内罕见的地震碑林，记有西昌、冕宁、甘洛、宁南等地历史上发生地震的资料。特别是记录了西昌地区在明嘉靖十五年（1536）、清雍正十年（1732）、道光三十年（1850）发生的三次大地震，碑文铭刻有发震时间、震前兆、前震、主震、余震、震及范围、震后建筑物毁坏和人畜伤亡等具体、详细的情况。

17. 南台寺 位于湖南省掷钵峰下，创建于南朝梁天监年间（502—519），藏经包括黄檗藏经、高丽藏各宗禅师语录等各一部，共 700 多卷，十分珍贵。南台寺还有一段“梅晓赠经”的中日友好佳话。

18. 归元寺 位于武汉市，创建于清顺治十五年（1658），藏经阁里藏有清《龙藏》一部、宋影印本《碛砂藏》一部、清末民初上海印《频伽藏》一部。另外还有两件珍品：一是清光绪元年

(1875)，湖南衡山 69 岁老人李舜千书写的“佛”字。“佛”字是在长宽不超过 6 寸的纸上，由《金刚经》和《心经》原文共 5424 个字组成。每个字只有芝麻大，肉眼分辨不清，用 30 倍放大镜看，笔力挺秀，是书法珍品。另一件是武昌僧人妙荣和尚刺血调和金粉抄成的《华严经》和《法华经》，字体娟秀，堪称精品。

19. 西园戒幢律寺 简称西园寺，坐落于苏州城西阊门外，创建于元代至元年间（1264—1294），始名归元寺，寺内藏有六万多册古版经书，包括宋元明清历代珍贵抄本、刻本，如：《永乐北藏》、《嘉兴大藏经》、《乾隆大藏经》、《高丽大藏经》、《磧砂大藏经》及《大正新修大藏经》、《卮正藏经》、《卮续藏经》等等。近些年来，寺院又花费二百余万元添置新版图书 2 万余册。今天，西园寺藏书数量之多、品种之富、版本之全，可称冠绝东南、载誉全国。

20. 栖霞寺 位于南京栖霞山上，始建于南齐永明元年（483），藏经楼内珍藏有《大藏经》7000 余卷，另有各种书籍 14000 余册。在栖霞寺门右侧有著名的栖霞山石刻之一的明徵君碑，碑文由李治承撰，初唐著名书法家高正臣手书，于上元三年（676）立石，碑文 2376 个字，至今仅缺 13 个字，是现存唐碑中最早的行书体碑之一。

21. 寒山寺 位于江苏苏州，始建于南朝梁天监年间。寒山寺为江南名刹，富有收藏。明人王穉登（1535—1612）曾撰《寒山寺旭公造藏经阁疏》曰：“五千四十八卷灵文，自白马驮来，绿宇琅函祈永护；亿万几千百佛妙典，从赤乌传至，金书玉笈愿长新。”在珍藏的各种经典中，尤以清代刻印梵笈装《龙藏》最为珍贵。寺壁嵌有宋代著名书法家张樗所书的《金刚经》全部石刻，及宋明以来名人碑刻多块。

22. 玉佛寺 坐落于上海市，清光绪年间始建。寺内藏经 7000 余卷，是国内较完整的藏经之处。所藏经典有：《龙藏》、民国时

期影印的宋代《碛砂藏》、上海频伽精舍印刷的《频伽藏》以及《大正大藏经》、《续藏经》等。近年来还收有海外赠送的《藏文大藏经》等。除佛教经典外，寺内还收藏有《册府元龟》、《古今图书集成》、《太平广记》等大型类书以及《二十四史》、《四部丛刊》、《全唐文》、《全唐诗》等文史书籍。此外，该寺还收藏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物，有各种金铜、石雕像、菩萨像、敦煌石室唐人写经以及历代字画等。1942年5月，玉佛寺创办了上海佛学院。佛学院特设弘一法师纪念会图书馆，收藏弘一法师书写的佛经等手稿。

23. 静安寺 位于上海市南京西路，为著名江南古刹。据碑志，创建于三国吴赤乌十年（247），初名沪渎重元（玄）寺，唐改名永泰禅院，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始改名静安寺。寺内藏有《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影印宋《碛砂藏》（全称《平江府碛砂延圣院大藏经》）、日本《大正藏》（全称《大正新修大藏经》）等珍贵的佛教经典。同时，寺内还藏有众多文物，有宋光宗赵惇为太子时所书“云汉昭回之阁”碑（建国初，经市古碑展览认定为上海最古之碑）；明洪武二年（1369）所铸大钟；历代名人字画，包括苏轼《心经》书卷、文征明、陈继儒、张瑞图、伊秉绶等书轴长卷，扬州八怪、吴昌硕、张大千等人画轴，王—亭佛画多幅；有汉魏至清代石刻，铜铸、鎏金、白瓷、漆金佛像多尊等。

24. 涌泉寺 位于福州市东部、闽江北岸的鼓山。五代后梁开平二年（908）建寺。其藏经殿内有十二架大经橱内藏有康熙三十三年（1694）钦颁御藏四橱、清乾隆七年（1742）御藏经7420卷。此外还有明朝南藏、北藏等残本、日本《续藏》和本山僧人著作等共计3万多册。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清代本山主持道霈禅师著作《华严经疏论纂要》，共120卷，分装48册，这是未收入藏经的一部巨著。五十多年前名僧弘一法师曾翻印数十部赠日本各禅院，引起日本佛教界的重视。这里还收藏十多种贝叶经、苦行僧刺血书

写的《大乘般若波罗密多经》等佛经 657 册、言尚昆（清嘉庆年间知府）所写的一部《金刚经》。涌泉寺自宋开始刻经、印经，至清康熙年间达到全盛。所刻印的经书质量极高，在国内首屈一指。

25. 开元寺 位于泉州市西街，是福建省最大的佛教建筑。唐代名僧匡护、五代释弘、宋行昭、近代著名高僧弘一法师都曾在此寺设坛讲经。寺始建于唐垂拱二年（686）。寺内收藏各种版本大藏经 37000 多卷，其中有北宋雕版《毗卢大藏经》40 余卷、《碛砂大藏经》700 卷。还有宋、明两刻版《大云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及血经、金银汁写经、贝叶经等。另外，寺内藏有大铁钟 12 口，其中一口大铁钟由清道光十七年（1837）台湾鹿港郭公所置，是研究泉州与台湾经济史的宝贵资料。

26. 哲蚌寺 位于拉萨西郊更培乌孜山上，明永乐十四年（1416）兴建。寺内经堂中藏有佛教经典《甘珠尔》和佛经注疏《丹珠尔》各一百多部，以及宗喀巴师徒等所著的几百部佛教经典手写本，经架无隙，三藏皆备。

27. 色拉寺 位于拉萨北郊色拉乌孜山下，建于明永乐十六年（1418），寺内藏有明成祖和宣宗皇帝所赐的金汁写成的《大般若经》、朱砂汁写藏文《大藏经》一部，金汁画成的释迦牟尼转正法轮折卷轴画一幅。另外还有不少明、清两代的卷轴布画，特别是一幅大慈法王的绀丝像最为珍贵。像的上端织有明朝皇帝给绎钦却杰的封号及自己的印模，为该寺一宝。

28. 萨迦寺 位于西藏日喀则西南的奔波山附近，原分南、北二寺，北寺始建于 1073 年，现已毁；南寺建于 1268 年，尚完好。由于该寺曾为西藏地方政权所在地，保存的历史文物众多。全寺藏书十万卷，有“第二敦煌”美称。仅就经书来说，就占了三项全国之最，它是全国藏经最多的寺庙，是全国保存贝叶经最多的寺庙，是全国最大的一部经书《甲龙马》的收藏地。在大殿后部及左右靠墙处，是直达殿顶的大书架，藏有难以数计的古代佛教

经典，多为元明时代的手抄本，很多是用金粉、银粉写成的。楼下藏经库，长100米，宽、高各20米，内分428龕，每龕以藏经300卷计，总藏经十数万卷。《甲龙马》经卷长2米，宽1米，厚半尺，是整个经库的“经头”，相当于图书馆的目录。这里有印度传入的“贝叶经”，是用漆写在树叶上的梵文经典，且篇目完整，字迹清楚，经文中的彩色插图仍十分鲜艳，为世界罕见。这些典籍的夹板雕刻之精美，缮抄之工整，本身就是艺术品。典籍的内容除宗教教理外，不少是历史、哲学、文学艺术、医学、历算、天文地理、名人传记、藏文文法等方面的著作。

寺内还收藏两千余块经文印版、汉文活字经版、明刻经典、宋元以来的大量壁画、塑像、刺绣、供器、日用品珍玩和法王遗物。最引人注目的是130多幅“坛城”（圆轮型壁画），是元代作品，每幅坛城都像八卦图一样，有的分成若干层次，有的按辐射线条分成许多格，分别绘着佛像及有关故事。寺内还保存着几十幅“唐卡”（轴画卷）。这些历史文物，为中外学者所瞩目。

29. 布达拉宫 该宫相传始建于七世纪，十七世纪中叶后重建，此后，历代达赖皆有扩建。宫内保存大量珍贵历史文物，有明清两代皇帝封赐给官员的封诰、诏敕、印鉴、金册、玉册、匾额、工艺品、贝叶经，各种罕见的经文、医药、历史、文学等典籍。

寺院藏书随着佛教的不断发展而日臻完善，成为我国古代藏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历史上的宗教藏书绝不止佛教和道教两种，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宗教机构也收藏有或多或少的图书，如近代耶稣会士就在上海设有徐家汇藏书楼、尚贤堂藏书楼等，但它们的地位和影响远不及佛教寺院藏书。

历代佛寺藏书不仅保存了大量的佛教经典及其他文献，而且还注重对经书版本和内容的校定、整理，为后代的佛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翔实的资料。如此悠久而又翔实的佛经典籍，为我们理

解中国古代文化进程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参考文献：

- ①范文澜：《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 ②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
- ③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中华书局，1980。
- ④方广锬：《佛教大藏经史：八一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 ⑤陈东辉：《清代杭州灵隐寺书藏及经藏》，《东南文化》，1999。
- ⑥郭朋：《明清佛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
- ⑦徐寿芝：《两宋朝的图书编刻与收藏》，《盐城师范学院学报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
- ⑧徐建华：《中国佛教寺院藏书的构成及其成因》，《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
- ⑨白化文：《对佛教寺院藏书编目的建议》，《北京图书馆馆刊》，1998。
- ⑩王黎：《佛教对西藏图书事业的影响》，《西藏研究》，1997。
- ⑪李希泌，张椒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中华书局，1982。
- ⑫来新夏：《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 ⑬彭斐章：《中外图书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 ⑭魏隐儒：《中国古籍印刷史》，印刷工业出版社，1988。
- ⑮鲍家声，倪波：《中国佛教百科全书——建筑卷名山名寺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⑯吴平：《近代上海佛学图书馆概述》，《法音》，2000（6）。

作者工作单位：山东聊城师范学院图书馆